

《只争朝夕》作为成长小说的解读

陈海波

天津外国语大学 天津 300204

摘要：犹太裔美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的代表作《只争朝夕》曾获1957年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小说聚焦中年社会边缘人汤米·威尔赫姆的人生清算日。本文指出，该作可归为成长小说，其文本内含成长过程、磨难考验、成长引路人与顿悟时刻四大核心要素。本文探讨主人公成长历程与成长小说体裁特征的契合性，以期为现代社会的个人成长提供启示。

关键词：成长小说；成长主题；索尔·贝娄；《只争朝夕》

一、主人公威尔赫姆的成长历程

“简而言之，成长小说就是以叙述人物成长过程为主题的小说，就是讲述人物成长经历的小说。它通过对一个人或几个人成长经历的叙事，反映出人物的思想和心理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变化过程”^[1]。

索尔·贝娄的中篇小说《只争朝夕》围绕主人公汤米·威尔赫姆的成长过程展开，描绘了他实现心智成熟的人生清算日，其成长轨迹始于清晨，直至傍晚。小说开篇时，四十多岁的威尔赫姆在行为关键方面仍显孩童般倾向。他习惯在口袋里装些小物件：“几小袋药片”和“压碎的烟蒂”^[2]。他生活邋遢，早上几乎不洗脸，房间也杂乱无章，脏衣服散发着刺鼻的气味；就连他的庞蒂亚克汽车也常年脏兮兮的。与父亲交谈时，他总是站不稳，“不是把手插在裤袋里将裤子提上提下的，就是双脚不停地抖动”^[2]。已然四十多岁的威尔赫姆，行为举止却像个孩子，而非成熟的成年人。

更重要的是，威尔赫姆的思维方式也带着孩童般的特质。与父亲交谈时，行为受情绪支配，谈及婚姻问题时甚至当场落泪。随后，他对妻子玛格丽特的模样只字未提，而是用手指与指甲掐着自己的脖颈，以此示意她是如何对待自己的。此外，他的思维缺乏判断力，因塔姆金医生给予情感慰藉便对其深信不疑，直言“至少塔姆金同情我，设法帮助我，而爸爸不想被打扰”^[2]。而且，他对金钱的看法也相当不成熟——有钱就花光。面对残酷的现实，他不愿独自抗争，而是寻求他人的帮助。婚姻失败后，他离开了妻子和孩子，本能地向父亲阿德勒医生求助，却未意识到自己早已成年，这种对父亲的退化性依赖显得格格不入。

不过，这一天里威尔赫姆的心智逐渐走向成熟。他开始反思，提醒自己不再是孩子，“是时候了，我别再觉得自己还是他的孩子，他的一个小儿子”^[2]。他开始为过去的错误忏悔。比如，对于在加利福尼亚改名一事，他承认去好莱坞是自己的决定，而非此前假装的是他人促成——这表明他意识到需要为自己的问题承担责任。后来，在故事结尾，一系列事件——尤其是他在地下走廊的顿悟——促成了他心智的成熟。这次顿悟让他拥有了爱他人的能力。因此，尽管父亲拒绝提供帮助，威尔赫姆仍然原谅了他，并无害他之意。他决心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而这份决心也标志着他最终走向成熟：“假如我最后还要做一件什么事，那就是离婚。”他发誓，“至于爸爸——至于爸爸——我不得不把我的汽车当做破烂一样卖掉，付旅馆的租金。我不得不跪在奥莉夫的面前求她说，‘支持我一阵子，别让她赢。奥莉夫！’”他想，我将努力和奥莉夫重新开始。事实上，我必须”^[2]。

尤为重要的是，威尔赫姆的成长通过对爱的顿悟得以升华。小说高潮部分，他在一场犹太白事礼仪上看到已故者安详的神情，发自内心痛哭。这一刻，他从孤立的个体转变为能爱他人的人，与犹太身份重新建立联结，实现了精神上的重生。

二、威尔赫姆遭遇的磨难考验

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还要求主人公在完成成长之前经历一系列冲突与磨难。《只争朝夕》中，威尔赫姆堪称社会弃儿，事业与婚姻双双失败，饱受过去错误的痛苦。“他认定到好莱坞去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然后他去了。他下定决心不要和他的妻子结婚，可是私奔结婚了。他决定不要和塔姆金一起搞金钱投资，接着给了他一张支

票”^[2]。他的人生中，反复犯下同样的错误，回想起来便痛苦不已。

与此同时，威尔赫姆挣扎于寻找自己的真实身份——究竟是美国人还是犹太人。刘兮颖曾说：“历史上犹太人的身份困惑常常通过‘改名’这一行为体现出来”^[3]。小说中，这种身份危机最鲜明的例证便是他的改名之举。威尔赫姆与美国化的父亲阿德勒医生不同，他一心想融入美国社会，却无法摆脱犹太文化的深层影响。去好莱坞时，为彰显自由，他将名字从威尔赫姆·阿德勒改为汤米·威尔赫姆；塔姆金医生提出“存在两个灵魂——真实的灵魂和伪装者的灵魂”^[2]后，他开始重新审视“我是谁？”这一问题，认为汤米和威尔基都不能代表他的真实灵魂，只有祖父曾叫过的“维尔维尔”才有可能其真实称谓。由此可见，汤米和威尔基这两个名字代表美国身份，而祖父称呼的名字象征犹太身份，他深陷“自我身份的迷茫”之中^[4]。

此外，威尔赫姆还挣扎于金钱主导的社会。这里人际关系被扭曲，人们疯狂追逐金钱，彼此孤立。在这样的社会里，“分辨不出疯狂的和清醒的，聪明的和愚蠢的，年轻的和年老的，或者有病的和健康的。父不父，子不子。”^[2]人与人之间没有真正的沟通：“每一个他人所说的语言都完全是他自己的，这种语言只有他自己经过私下的思考才能弄明白；他有自己的想法和特殊的思考方式。”^[2]简单谈论一杯水都要牵扯无数无关之事。对于威尔赫姆本人而言，他与身边人的关系让他痛苦不堪。他与父亲阿德勒医生关系紧张，父亲更看重金钱而非家庭。作为一位成功的内科医生，阿德勒医生为儿子的不成功感到羞耻，拒绝被威尔赫姆的烦恼打扰，也不愿提供经济援助。他甚至表示：人生还没有结束。我和你，或者任何人一样有活力。我希望没有人找我的麻烦。”^[2]在这段父子关系中，阿德勒医生的冷漠深深伤害了儿子威尔赫姆，加剧了他的孤独感和被抛弃感。同样，他与妻子玛格丽特的婚姻也让他备受折磨。他当初决心不娶，最终却还是结了婚，发现两人无法相互理解后，又因妻子的阻挠难以离婚。得知他移情别恋，妻子玛格丽特蓄意惩罚：他一提离婚，她便假意同意，转而不顾其经济困境，频频要钱施压，令他苦不堪言。此外，生活在一个没有爱、却充斥着拜金者的社会，让威尔赫姆的痛苦雪上加霜。他居住的格洛丽亚娜旅馆里满是退休客人，他们无所事事，只知挥霍金钱在旅馆娱乐设施上，且和他父亲一样把财富看得高于一切，只关心自身利益。

三、作为威尔赫姆成长引路人的塔姆金医生

从小说人物设定来看，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应包含一些对主人公的成长过程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在引导主人公成长的众多领路人中，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正面引路人、自然神灵和反面引路人。”^[1]

在这部中篇小说中，格洛丽亚娜旅馆的另一位住客塔姆金医生，对威尔赫姆而言既是负面引路人，也是正面引路人。一方面，塔姆金是个十足的骗子，通过股市投机骗取了威尔赫姆仅剩的积蓄；但在他消失之前，他对金钱本质的深刻见解为威尔赫姆提供了关键启示，让他对金钱形成理性态度。身处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威尔赫姆起初习惯挥霍；失业且经济窘迫的他，轻易接受了塔姆金的股票投资建议，幻想一夜暴富。而塔姆金将“金钱”与“机械”“恶作剧”联系起来，声称“赚钱是进攻行为”、“人们进入市场就是为了厮杀”^[2]。这些言论尖锐评判了对金钱的贪婪，也促使威尔赫姆在股市输光所有钱后，做出卖掉汽车偿还旅馆账单的务实决定。

另一方面，在威尔赫姆绝望渴望情感支持时，塔姆金扮演了替代父亲的角色，给予他情感慰藉。与父亲不同，塔姆金能从他的神情中察觉到 he 真正的烦恼，阿德勒仅将他憔悴的模样归咎于服药过量，而塔姆金则解读为对现实困境的忧虑。此外，作为精神分析师，塔姆金帮助治疗威尔赫姆因现代社会遭受的心理困扰，为他讲授心理学知识，帮助他放松神经。正如间瀬佳秀所总结，塔姆金是“一位善良的治疗师，治愈威尔赫姆的烦恼，引导他获得重生与救赎”^[5]。他教导威尔赫姆专注于当下，“过去对于我们毫无用处。未来充满焦虑。只有现在是真实的——此时此地。抓住时机。”^[2]同时，正是他关于两个主要灵魂，即真实灵魂与伪装者的灵魂的言论，促使威尔赫姆深刻反思自己的真实身份。更重要的是，他还告诉了威尔赫姆一些关于爱的真相。他先是提出每个人都必须爱某个人或某件事；随后，让威尔赫姆明白，他此前所理解的爱仅仅是虚荣心，会扼杀真实的灵魂，是一种“热爱伪装者的灵魂的方式”^[2]。

四、威尔赫姆的顿悟时刻

“在长篇小说中，顿悟可能是一系列发现和感悟的组合，它由一系列的发现和一次次重大的感悟组成。顿悟对于主人公的成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它是成长小说结构链上的一个必备要素，它往往是小说情节结构上的高潮或小高潮。”^[2]

对于小说主人公威尔赫姆而言，他也经历了一次关于爱的顿悟，这成为他成长过程中的转折点。他对爱的意义的领悟发生在时代广场下方的一条地下走廊——一个他一直厌恶的地方；然而，从黑暗闷热的隧道墙壁上的文字中，他意识到“他自己也是不完美的和难看的，可是如果他凭借炽烈的爱和他们团结起来，那又有什么差别呢？”^[2]经历这次顿悟后，威尔赫姆终于理解了真爱的含义——即爱全人类，这让他获得了爱他人的能力。而这份爱的领悟在之后的经历中得以圆满，进而帮助他回归了犹太身份。当威尔赫姆参与一场犹太白事礼仪时，他凝视着已故者沉思的面容，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不禁落泪，思绪转向了父亲、孩子和奥利芙。后来，在教堂的人群中，唯有他当场放声大哭，为这个素不相识的人落泪。正如欧文·马林所指出的：“他仿佛看到所有人都躺在那里，当他不停地哭泣时，所有的烦恼都得以净化。他体验到了狂喜。”^[6]这一刻，他最终接纳了自己的犹太文化和犹太身份，融入了犹太社群。威尔赫姆此刻的泪水，正如伊哈布·哈桑所言，这些泪水“是洞悉真相与获得解脱的泪水，是一曲颤抖的乐章：‘他聆听着，沉得比悲伤更深，穿过撕裂的抽泣与哭喊，找到了心灵终极需求的秘密圆满’”^[7]。这次关于爱的顿悟促成了他最终的成长：他成熟到能够原谅父亲，并为未来做出现实的决定。更重要的是，他最终与自己的犹太根源重新建立联结，找到了真实的自我，实现了精神上的重生。

结语

综上所述，索尔·贝娄的《只争朝夕》完全符合成长小说的类别，体现了该体裁的所有核心特征。小说以中年社会边缘人汤米·威尔赫姆为核心，追溯了他在短短一天内从情感与心理幼稚走向成熟的转变历程。威尔赫姆的成长由四个关键要素推动：以自我反思和承担责任

为标志的深刻成长过程；包含事业失败、婚姻危机、犹太-美国身份困惑以及金钱主导社会中孤独感的一系列磨难考验；具有双重属性的成长引路人塔姆金医生，他虽在经济上欺骗威尔赫姆，却在爱、身份和活在当下等方面给予启发；以及最初由地下走廊经历引发、在犹太白事礼仪上得以圆满的关于爱的关键顿悟。通过这次成长，威尔赫姆实现了精神重生，与犹太根源和解，原谅了父亲，摆脱了孩童般的依赖，决心独立面对生活挑战。

将《只争朝夕》解读为成长小说，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其主题内涵与结构巧思。更重要的是，威尔赫姆的旅程为现代人提供了宝贵启示：在碎片化的社会中，个人成长往往源于磨难、自我发现，以及勇于拥抱真实、承担责任、回归根源的勇气。

参考文献

- [1] 芮渝萍. 美国成长小说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7, 125, 144.
- [2] 索尔·贝娄. 抓住时机[M]. 胡苏晓,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5, 23, 7, 8, 107, 18, 63, 76, 49, 62, 60, 64, 77.
- [3] 刘兮颖. 受难意识与犹太伦理取向: 索尔贝娄小说研究[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89.
- [4] 马晓艳. 试析《只争朝夕》的逃避主题[D]. 南京师范大学, 2011.26.
- [5] Mase Y. The Significance of Existence Deeper than Sorrow: A Study of Seize the Day by Saul Bellow[D]. Aichi Shukutoku University, 1996: 80.
- [6] Elliott G P. Jews and Americans, by Irving Malin (Book Review)[J]. Commentary, 1965, 39(6): 97.75.
- [7] Hassan I. Radical Innocence: The Contemporary American Novel[M]. New York: Harper/Colophon, 1961: 314.